

萌芽星作者

烟花飞腾的时候，火焰掉进海中。遗忘就和铭记一样，是送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爱，从来都不算是归宿，也不是我们彼此的救赎。

马中才^{作品}



爱在薰衣草 飘香的日子

当我们隔了十几年再次重逢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彼此都是对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

多希望一切可以重来。

失去后，才懂得，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不是知己相隔一方，而是爱人沦为朋友。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马中才^{作品}

爱在薰衣草
飘香的日子

>>

LAVENDER
SCENT
OF
LOVE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薰衣草飘香的日子 / 马中才著.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039-4690-5

I. ①爱…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9206号

爱在薰衣草飘香的日子

作 者	马中才
责任编辑	周进生
选题策划	祁定江
封面设计	八牛书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70×1260毫米 1 / 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690-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Chapter One	003
Chapter Two	051
Chapter Three	077
Chapter Four	107
Chapter Five	127
Chapter Six	149
Chapter Seven	167
Chapter Eight	189

Chapter One



壹

我叫霄，在湖南的一个乡村长大，十岁以后去了广西。

童年最生动的画面是家乡冬天的雪。如很纯很雌的花絮，棉花糖一样大朵大朵地在空中漫天飘飞。

记忆中我家的大门向东，前面一片水田和鱼塘，再前面是一条河流，河上有一座石板桥。

再前面又是水田、鱼塘、公路、白杨树和人家。

河的上游，有几座古老青黑得有些光腻的小木屋，木屋里住着年纪很老很老的老人。他们有着花白的胡子和慈祥的脸。木屋边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梅树。

梅树的枝丫很茂盛，可以爬上去玩，也可以在枝节上绑一架秋千，吊到河面上。听着河水“哗哗”的声音，荡来荡去。

每年雪花飘舞的时候，梅花就开了。香气弥漫在整段河岸

和木屋的空间。我常常爬到梅树上，看着雪花和梅花瓣一起飘落在清凌凌的河里。

雪花迅速融化，梅花瓣随着清澈的河水幽然地漂荡着消失在下游。

当时无论我以怎样爱屋及乌的好意来看它都是这么平凡淳朴，难以恭维有任何诗情画意。故乡的人在平凡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复着祖祖辈辈干了几百年的活。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镜头反而历历在目。尤其是到广西以后，坦率地说，非常怀念。

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身临其境的时候未曾意识到它有什么撩人心怀之处，许多年以后就宛如有一团薄雾状的东西若有若无地残留在心坎不走了。

我有个表妹叫小青。小时候她总是双手插着口袋安静地看天空。均巧单薄的身子，有种让人惊艳的清秀。

小学我们一起学画。背着画板手插在大口袋里，踩着厚厚的积雪，“咯吱咯吱”。哼着《两只老虎》的童谣，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后来爸爸在广西承包了一个农场，我就离开了小青。

我背着画板和小青在漫天飞舞的雪地里追逐嬉闹的唯美镜头在中国广西这座南方的小城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十九岁那年在广西×县的一所高中参加高考。是当年理科班唯一上重点线的学生。可我志愿填得太高，结果被调

到了第三批。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都是大学，估计上哪一所都是大同小异来着，就像我读过的几所高中，不就是上课下课吃饭上厕所什么的嘛，在哪里不是一样？

较之我的态度，爸爸却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对我和别人都用这样笃定的口吻说，补习补习，给我考个名牌。我总觉得他这样子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

但这谁也怪不得，谁叫爸爸只读到小学毕业呢？许是我的身上寄托着他多年的梦想吧。

也罢也罢，卷土重来好了。我倒无所谓多读几年书。毕竟学校的图书馆可比家里那几本破书丰富多了。再说读各种各样优美的小说和散文也并非什么令人不快之事。

我继续担任校文学社社长。

和我一起复读的还有一个清瘦的高个子男生。他叫昊。来自浙江。

他是个数理化奇才。解题的方法往往比老师的简单好几倍。可他很懒，一般来说计算题都不算完，列个式子丢在那里然后看天花板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昊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这样子在女孩子面前推销我们。他先拍拍我的胸口，再拍拍他自己的胸口，胸有成竹地对女孩子说，我们俩那叫又帅又高，他帅我高。

有时候我会因此而“享受”女孩子忍俊不禁喷到我脸上的口水。他因为比一般女孩子高出一个头而免受其“水”。

为此我愤愤不平。每当他说到“又帅又高”的时候女孩子已经看不到我的人影了。我脚底抹油开溜了，挺烦的。

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大可不必在其身边。因为他真的是女孩子眼中的那种又帅又高的男生。我则是不帅不高的那一种。

当然我也不会因此而自卑。反而更加自信。因为这样一来就少了很多女生的打扰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充实自己。

秋季。校园里落叶飞扬。

开学的第一天是大扫除。我和昊每人提一桶水，从一楼散散漫漫地踩上三楼。正好一个长脚女生从上面走下来。穿着几根细细的带子缠绕的白色凉鞋。形状娇好的脚踝。一粒一粒的脚趾贝壳一般的晶莹。

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啊。她对着我们说。

我盯着她的脚，视线轻浮地往上移。觉得她着实是一个很翘的女子。

下巴、鼻子和胸部都是高高翘起的。

还有细长的脖子，清瘦的脸颊。双眼皮很明显。明亮的眼睛和长长弯弯的眉毛形成一种自然的眼影，像深蓝色的湖水没有底，深邃而清澈。有种电影中俄罗斯姑娘的味道。

整个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悄然地转动不已，令人怦然心动。

我们认识吗？我在想。

她好像和熟人说话的语气，并且她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熟

悉。我纳闷了，觉得有点不妥，想不起她是谁。也许她是在和昊说话吧。我想。

于是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她的眼睛睇。同时等着昊按照惯例说出那句所谓的“又帅又高”而后再以琼斯的速度躲到昊的身后。

可是这次昊居然什么也没说。那个女的也只盯着我看啊看的，好像在等我的回应。

我小气得连一个微笑都没有给她。

她羞怯地眨动一下长睫毛，眼角不自然地微微颤抖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耳朵和脸蛋倏地泛起一层红润，像做错事的孩子“咚咚”地跑下楼去。

然后兀自留下一个像在某个狭长的空间悄然待过的纤细体形的痕迹。

搞好教室卫生之后就是那种无聊得连看杂志都受噪声影响的全校性开学典礼。

同学们此起彼伏地打了几个哈欠之后就自觉地坐回教室摆出早准备好的书本。稿纸笔筒和橡皮擦都各就其位。课桌上满得连多放一支笔都不行。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去年用过的旧书在课桌上堆得老高老高。这样有利于看课外书和睡觉。我并不是什么好学生来着。

可是就一会儿，在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在努力学习。整个教室都埋头苦干黑压压的一片。破釜沉舟似

的。搞得人心惶惶。

高三毕竟是高三。我不禁感慨万分。但是感慨归感慨，我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样子，开始把视线定格在我左上角前两排的女生身上。

我在使劲地想她刚才为什么会说我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呵。提水的动作都有悠闲与否之分吗？

她埋着头，“刷刷刷”地写着什么。

突然，她又放下笔，把垂在右边脸颊的发丝往耳朵后面一挂，随意整理一下挡住眼睛的凌乱的额发。一道弧线恰到好处地划出了她优美的蛋形脸。

翘鼻子翘下巴。柔和的脸像细嫩的扇贝一样晶莹。白皙而小巧的耳朵没有耳环，没有耳洞。圆圆的耳垂如小蘑菇从发间露出，简洁得像一个弯得有些夸张的问号。

头发很细，微微的有些发黄。脑后的发丝带有睡觉挤压的痕迹。可见她起床时的匆忙。

怪不得她说我提水的动作都那么悠闲。

不知何故，她整个人让我觉得较之漂亮倒不如说像一只极易破碎的玻璃瓶子，或者说极易受伤的弱小动物也没什么不妥。总之是那种看上去就会觉得心为之怦然一跳的事物。

吴突然用力捅了我一下，班主任来了，别那么死心眼看。

我连忙翻开一本书。

班主任走进教室例行公事地进行了一些基本训话就开始发上学期期末考试获奖同学的荣誉证书。

当我看见那个很翘并且有俄罗斯姑娘眼神的女孩走上领奖

台的时候才知道她叫梅子。

发完奖状，班主任开始调整座次。

我的右边竟然一声不吭地坐着那个修长的叫梅子的女子。为此，我的头微微一旋，有点晕。

等老师走出教室，我伸手捡过梅子摆在桌面上的那本红色的荣誉证书。

她翻出白多黑少的卫生眼看着我。我也盯着她，然后她眨动长睫毛，收回视线，用埋怨而不服气的口吻说：“做哪子？”

她喜欢把“什么”说成“哪子”或“哪样”。

我没有回答她，若无其事地翻开荣誉证书看起来。

“几米胀啊，你！”她越发不服气了。虽然是上课，轻声细语中压抑些许愤怒。

这是一句壮族土话。众所周知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几米”是“非常”的意思。“胀”是“嚣张”的意思。我知道她是说我盛气凌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证书上写着她上学期考了第十名。这是一个在本科线上下波动的名次。每年，这所高中基本上就考上十个本科生而已。如果考上重点，那就算是稀有品种了。

你的名字也太普及了吧，我见过N个叫梅子的女子。说着我把证书丢给她。

我就是喜欢叫梅子，干吗了，你有意见吗？她终于显示出她“胀”的内涵。不过声音始终有些发抖。就像玻璃瓶子猛地一下被砸在木质的桌子上没有破碎时发出的声响。

几米胀啊，你。我学着她的口吻，以牙还牙。

由于我的语气不伦不类，一半湖南口音一半广西口气听起来很滑稽。她竟然嫣然一笑，有些羞怯起来。

淡淡而甜美的微笑浮现在她浅水色而柔软的嘴唇上呈一条曲线延续到唇角渐渐消失。

我不禁有些眩晕起来。原来她的笑可以如此动人心弦。并且整个人那么熟悉，以至于让我觉得我们好像并不陌生的样子。

请问你见过真正开在大雪中的梅花吗？我故意用挖苦的语气问她。

她摇摇头把刚才挂到耳后的头发又甩到脸上，用迷惑的大眼睛看着我，然后有些娇气而甜蜜地说，但是，有人画给我看了呢。那甜蜜的样子仿佛她见过什么世间珍品似的，甚至有点傲气。

我老家门前的河岸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梅树。冬天的时候，我常常捡起雪白的梅花瓣，轻轻地咀嚼它们。说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估计是她说的这种很“胀”的样子。

喂，我叫梅子不叫梅花，你搞清楚一点先。（先，梅子的口头禅，语气助词，无意。）

梅子我也吃过来着，酸死啦。我吐出舌头，做个夸张的表情。

吃过梅子就了不起完啊？吃了不成熟的梅子会变成跛子的呢。她这样子说着，眉毛一扫，不屑一顾。

她还喜欢在形容词后加一个“完”表示形容的程度。“很

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完”，“很美”就是“美完”，不服气就是“胀完”，很舒服是“爽完”，等等。

我一头雾水，你又没有见过梅花，怎知道吃了不成熟的梅子会变成跛子这个民间说法的？

我当然知道啰。小时候就知道了，所以才叫梅子的啊。她有些兴奋地看着这样的我。

那个，请问一下梅子小姐，你成熟了吗？

哦。她呆一呆，同时努力地挤出一个白眼，以我几不可闻的音量说，你……你有毛病呵你。

没有，只是嘴馋，突然想吃梅子罢了。

真是臭美完了。她嘟囔一句，微微地咂了一下舌头从鼻子里哼口气，低下头写作业不再理我。

久了我渐渐发现，梅子其实是一个只言片语的人，不经常开口说话。对方开口了她也只是轻轻地附和几句，发表微不足道的看法。轻声细语措辞婉转地为他人考虑。让人感觉和她交谈像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一般不安。

解题累了她埋下头去支颐凝坐，略略扭着，微微歪着脑袋。平静的表情像阿拉斯加的纯净水一样柔软而透明。

她还有抹抹嘴角或揉揉眼睛之类的习惯性动作。

她经常穿很土的衣服来上课。有些衣服大出她的身子很多，空荡荡地套在身子。较之衣服，倒不如直接说是布好了，或者直接说是床单什么的也罢。走在空旷的校园里就像一个安静地飘荡着的感叹号。

倘若她的衣服和周围的颜色融合，那她走路的时候就只有头发和鞋子在流动。很空灵的样子，轻飘飘的像个幽灵。又宛如大病初愈，很让人怜悯。

从她衣服的领口往下看，还可以看到她形状娇美的脖颈以及脖颈下面像梅花瓣一样白嫩的肌肤和突起的锁骨。很瘦，让人怜惜的样子。

偶尔她会睁开双眼发呆地看着我。

一开始两人还会以带着笑意的眼神四目相望。她黑漆漆亮晶晶的眼珠子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然后却不安地相互注视，宛如眼睛累了，目光涣散。

假如眼神能用线条和颜色画出来，那她的眼神会被画成一张色调混乱的网，网里有清澈的水。

最后两人都马上转移了视线，于是她又闭上了眼。

她从来不穿裙子和牛仔裤。总是穿一些窄小裤脚的萝卜裤或肥头大脚的喇叭裤。那种服饰，在校园内很少见的。是那种不读书的壮族村姑的装饰。

鞋子也是那种碎布衬底，缝上鞋面，然后一条布带绊扣横在脚面上。宛如蚕豆瓣的大头布鞋。走起路来无声无息，轻飘飘的。

不过她的脸蛋和手总是白白净净的。脖子滑嫩细长。头发也细黄亮泽飘着幽香。土土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不妥，和她低调的情绪吻合起来倒是让我觉得她不扮酷不作秀，腼腆木讷得很可爱，像从清溪水边捡来还带有青苔的扇贝一样晶莹。

“人靠衣装，美靠亮庄”的理论用到梅子身上是很不对的。像梅子这种女孩不用穿漂亮衣服同样美丽动人，不用亮庄同样楚楚可人。我说到这里，昊补充了一句，他说那个……如果不穿衣服的话……会芳香醉人的。

我一拳朝他打去。

梅子很生气我的散漫和不守规矩。说过我并不是三好学生来着。因为我不仅经常迟到旷课早退，最要命的是早上起床后，没有时间刷牙洗脸梳头就坐在她身边上课。

她说我朗读英语时全教室充满口臭味。尤其是别人早读我还要大唱其歌，严重玷污了她的嗅觉和听觉。好几次要我买口罩耳塞和胶皮袋向她赔不是。

我说，口罩和耳塞我可以买给你，但是你要胶皮袋干吗来着？

她咂了咂舌头，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完啊？我要是吐了不拿胶皮袋装难道往你身上喷呀？

我当场晕完……

不过在我打球洗澡去上晚自习的时候她就会高兴地请问我学习方面的问题。像猫一样乖巧地待在我身边，红着脸蛋微微地笑，时不时咂咂湿湿的舌头，时不时眨眨灵气的眼睛，像刚刚出炉的葡萄牙蛋挞一样无比甜美。